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八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八

醫一

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向釃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華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僣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為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

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絶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柱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獨異志

又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絶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

鎗即成酒焉出志怪

張仲景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嘆顒之知人出小說

吳太醫

吳孫和寵鄧夫人甞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惋彌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魄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痣出酉陽雜俎

句驪客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出酉陽雜俎

范光祿

有范光禄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禄之側光禄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禄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出黄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出齊諧記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

邊青黒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
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效如
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為張融所善歷
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熈之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
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
二千石熈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
海内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為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
甚淒若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

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為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出談藪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絶衆醫以為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

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出談藪）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疢積年不差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已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

服之得大利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其

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旻深歎其神妙出南史

腹瘕病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鼈乃試以諸藥澆灌之并內藥於腹中悉無損動乃繫鼈於牀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鼈鼈乃惶駭疾走避之既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鼈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頓服升餘白馬溺病

即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李子豫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疾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為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出太原故事

甄權

甄權精究醫術為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譚賓録

孫思邈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恶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病梨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

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

寒結而為瘤贅隔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內而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

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

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勲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

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妻妾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

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出譚賓録

許胤宗

許胤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玄甚難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兾一人偶然逢也以

此療病不亦跡乎脈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録

秦鳴鶴

唐高宗若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

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出譚賓録

盧元欽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出朝野僉載

又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甖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甖底見蛇骨方知其由

也出朝野僉載

周允元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

之幷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出朝野僉載

楊玄亮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爲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贑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漸無效出朝野僉載

趙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出朝野僉載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録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出朝野僉載

郝公景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為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載

崔務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九

醫二

周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彦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趙鄂　高駢

田令孜　于遘　顔燧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㹠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

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為
後来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兹足不能
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黄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
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産一子則不可
活也上驚問黄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
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
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
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

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叙述甚詳出明皇雜録

白岑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為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脇取之其方遂不甚效岑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出國史補

張萬福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陽雜俎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

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説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脉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鰓鯉魚毒也其子實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鰓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又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出國史補

李祐婦

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欵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絶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出獨異志

元頏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内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

甌於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㑹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

出北夢瑣言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初為宛陵巡官按察
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
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
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
留之送其直於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於不
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
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
見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

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
其柩載歸而往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
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
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
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
不仁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
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
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練素縛其手足有微火於牀下曰

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敖敖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傅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

謫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續異錄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

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灌之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

馬而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出北夢瑣言

又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謁梁新所說並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堅虐一杯訴之

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出聞奇録

高駢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葢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録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飢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

術唯善醫大風騈曰可以𡨥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刃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後以藥封其瘡别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騈禮術士為上客出玉堂閑話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

數味亦不閑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缾

予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歛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為蕃王挈歸塞外矣出玉堂閒話

于遘

近朝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𦐄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

遇良工為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来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来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麤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復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王堂閑話

顔燧

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有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為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斤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于時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

急投於熾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齧心之苦耳則知活變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九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

醫三

異疾

絳州僧　崔爽　劉録事

句容左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醫三

申光遜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於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卧内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盖患腦痛爾即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温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飲蠻獠之類也出玉堂閒話

孫光憲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煎餅一婢抱

憲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瘢痕是俗說不厭多聞出北夢瑣言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病可絶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至岸開視之女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以為妻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爲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

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搴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出稽神録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者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征江西為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張命守舟于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於酒肆同立者

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
為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九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
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
纜尤覺輕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復不以為勞後
訪二書生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惙且甚恍惚見
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九曰吞此可愈易

受而亟吞之二九嗛之一九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為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出稽神録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舉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踴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

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出稽神錄

飛蠱

江嶺之間有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出朝野僉載

菌毒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

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著手即毒拭著口即死出朝野僉載

田承肇

王蜀將田承肇常領騎軍戍于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憩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靜地中有小樹子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翫弄以手上下摩娑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

鞭馬歸營至臂膊已麤於桶時有村嫗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將不救嫗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著樹枝立合致卒聳曰是也急使人就彼斸之果獲二蛇長六七寸斃之嫗遂禁勒自膊間趍漸漸下至于腕又併趍入食指盡食指一節趍之不出處成一毬子許肉丸遂以利刀斷此一節所患方除其斷下一節巨如一氣毬也出王堂閒話

蛇毒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帖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齧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闕

治葛鴆

治葛食之立死有治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治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鴆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載

雜說藥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

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載

異疾

絳州僧

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鉢中此蟲恇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

水世傳以靛水療噎疾出廣五行記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出朝野僉載

劉録事

和州劉録事者大歴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

野庭觀其下筋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楪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出酉陽雜俎

句容佐史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誡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

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出廣異記

崔融

唐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出朝野僉載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者初微若雞卵漸巨

如三四升甋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廹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

妻前瓔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踴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瓔疾頓愈而㝠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瓔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獼猴之精觧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餼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蝤蠐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

朝因留黄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黄冠因囀喉高歌又為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太定中也出續玄怪録

李生

天寳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肤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為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

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淑

大歷中元察為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即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

察則授與故職趨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于陳出集異記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咸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疾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踰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出三水小牘

王布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皁莢子其根細如麻綖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

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手而失出酉陽雜俎

侯又玄

荆州處士侯又玄嘗出郊厠于荒塚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具言且見

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支如
其言及解視一臂遂落又支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
血月餘又支見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
者如錢皆成人面 朙
又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
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
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
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試之至貝母其瘡乃

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出酉陽雜俎

李言吉

金州防禦使崔尭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忽痒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尭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黄雀鳴噪而去出聞奇録

蒯亮

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為割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為猘犬所齕正齧其瘤其中得鍼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綱　張冏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

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劒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為聖朝良佐右輔角起衆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行臺僕射既

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
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
貫瞳子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深自誡後果多行殺
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
上佳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
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
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
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

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為武官復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為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為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廻終當俱享榮貴至

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閑居王珪尋為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敕追詣九成宮于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

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内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虚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

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為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為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

府僑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顧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為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綵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

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為感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李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

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家見嶠臥青絁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歎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

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諸人竦聽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陜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壻天綱曰此無貴壻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

常詰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為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

引登岸私語曰吾見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出定命録

張冏藏

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為

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為三衛豈望官爵老父笑何謂僕為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

發又服韮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疾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馬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禄宜保養敎誨之後仁軌為陳倉尉冏藏時被流劒南經岐州遇馮長命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

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為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為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清河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

罔藏其時嘉場年尚齠齔張入見罔藏立嘉場於中門外張謂罔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罔藏相送出門忽見嘉場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場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

馬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髙敬言為雍州法曹冏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追風改虢州刺史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為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髙士廉云髙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勲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説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

出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罔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罔藏罔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為相後皆如言出定命録

張柬之

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出定命錄

陸景融

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為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

有桐樹後果三十年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方知言應出定命録

程行諶

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

皆不之信于時行諶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壻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録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踸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

因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謇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為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却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却

至涼宮巳有恩敕召入拜挍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于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出定命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為中書令有善相者来見元崇令密於朝堂視諸官後當為宰輔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為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為宰相

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出定命錄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閒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為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為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脚仁願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

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薦焉出定命録

孫思邈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為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

記憶遂放出定命錄

孫生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户崔渙為萬年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齋册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為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為牙將以綵帛贈恤其家出廣德神異録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為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為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為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盛主恩綢繆人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數四握中樞之務載

盈二九縉紳仰戚黎庶聽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
預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
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聲譽未達二公有輣轢之心及
聞相者言以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
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
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說乃徵有中者無何鄭出
為岐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未朞又貶為萬州司馬嚴
自郎中亦牧遠郡出定命録

又

李林甫少孤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于路旁有老丈歎而目馬人問之老丈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為中書令凡二十年所歎與凡小戲誰辨也出定命録

馬禄師

武功馬禄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决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

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沈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曰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為其斷割後璹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既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璹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璹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

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璹使人問是蕭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出定命錄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

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吏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户又圓當作司勲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鎗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為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劒南節度留後入劒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勲業崔初入蜀常

於親知自說如此（出定命錄）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時遊戲曾脫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為濮陽丞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即有敕命改官賜紫於是脫碧著紫衡自又云當作七十政令歷十餘政已為中丞大夫矣（出定

命錄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钀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麤故客咸輕焉有善相者衆情屬目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

遇太常博士有關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敕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陳昭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並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云後二公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説出定命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為妖精怪媚有巫者敎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

視馬不為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為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為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為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為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令之管轄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令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為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

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為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閔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彊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

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敎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蒱博賭賽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

選得留官不合惡挍書正字雖一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騎馬不往矣又問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兒母在家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挍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為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乗官馬不往離亂之後道路隔絶果與兒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録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瞽者馬生相謂云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却来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誑云麗倉曹家喚至則揑自勤頭骨云合是三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并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説並同也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出傳載

韋夏卿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

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别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言出傳載

駱山人

王庭湊始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當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脇善陰符鬼谷之書歴居戎職頗得士心

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竇載英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庭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叩門偽呼官稱庭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

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德播爲上賓載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報疇昔也出唐年譜録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埴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馬埴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禄卿報牒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勲

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喻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辯博能廻上意事遂寢出前定錄

王鍔

王鍔爲辛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一旦擊毬馳騁既酣鍔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杲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鍔終爲將相出獨異志

實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

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出因話録

李潼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沖二進士来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沖後来沖大呼李云待沖来待沖来李聞待沖来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絶而復

蘇數日方愈及軍將廻謂李曰君厄過矣出傳載

賈餗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以餗宗黨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納忽一日賔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及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惜哉是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及太和末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矣出杜陽編

婁千寶

浙東李褒閨𡚁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黙然罷問及再見李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

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賔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禄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然以證馬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説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

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遷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廬纁判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轂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

皆自南宫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
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峰青州節度使年逾
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
吕二生所說馬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千寶已爲宰
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
或陰人所譖也若領大鎭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
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
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

承旨以蔣仲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終于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雲溪友議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

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為宣宗注意者乆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為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禄位哉茍踰月不居廊

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鈜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兹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劇談録

夏侯生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

得疾而終劉山甫亦嘗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出北夢瑣言

薛少尹

荆南節度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泊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董曰閤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

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紛未及西浙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出北夢瑣言

周玄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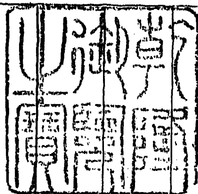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遇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

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内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

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程遜

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沉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漢李固傳云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三